



红尘引

梦三生 著

绵延两世的纠葛，缠绕十年的执念，
只为陪你共一场人间烟火……

仙魔大战之中她遭遇彻骨的背叛
纵使他声名显赫惊才绝艳前尘已断
“狐仙”之恋你若开口我必成全

青春文学浪漫异想系的创造者梦三生最新奇幻力作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红尘引

梦三生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尘引 / 梦三生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500-0845-8

I. ①红… II. ①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6111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名 红尘引

作者 梦三生

出版人 姚志平

出品人 柯利明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特约策划 何亚娟 雨微

责任编辑 张越程 玥

特约编辑 雨微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封面绘图 三乖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16 710mm × 980mm

印张 21.5

字数 430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ISBN 978-7-5500-0845-8

赣版权登字: 05-2013-39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缘起

零壹 金缕玉衣

零贰 吃货

零叁 圣女大选

零肆 浸猪笼

零伍 情蛊

零陆 青木香

零柒 族长夫人

零捌 殉情

第二章 少年行

零壹 琴姑姑的留书

零贰 见鬼的雨生

零叁 族长大婚

零肆 强求之过

零伍 傀儡师将影

零陆 似是故人来

067 062 058 053 046 042 041

036 030 024 019 017 011 008 002 001

零柒 火烧神庙

第三章 红小引

零壹 失去

零贰 赌局

零叁 输赢

零肆 似曾相识

零伍 禁地

零陆 清歌苑

第四章 情初动

零壹 迷恋

零贰 赎身

零叁 连二公子

零肆 要钱不要命

零伍 玉面公子

零陆 慈母心

072

075 076 081 087 092 098 103

109 110 117 121 126 131 138

零柒 两个灵魂

零捌 禁制

零玖 设局

壹拾 情动

第五章 前缘误

零壹 缺失的灵魂

零贰 逃离清歌苑

零叁 失忆的男人

零肆 他是谁

零伍 被困七弦门

零陆 公主凤朝

第六章 前世镜

零壹 书生

零贰 往事

零叁 隐秘的幸福

165 156 149 143

222 212 204 197 187 180 179

245 238 232 231

零肆 状元之才

零伍 变故生

零陆 天罚

零柒 归来的殿下

零捌 再相见

零玖 背叛

第七章 忘前尘

零壹 将影的过往

零贰 了断

零叁 时光匆匆

零肆 青纓的企图

零伍 那依族的秘密

零陆 绝望的爱情

零柒 将影的赌约

零捌 尾声

后记

335 332 327 321 315 309 303 297 290 289

283 276 269 263 258 252

第一章

缘起



零壹 金缕玉衣

那依族部落最近出了一桩大事，圣女眠秋怀孕了。这事儿是神庙的掌灯琴姑姑发现的，发现的时候，眠秋掩藏在宽大白袍下的腹部已经高高隆起，足有七个多月的样子。

按照那依族的规矩，圣女必须献身于那依大神，终身在神庙侍奉，以庇佑那依部落风调雨顺。如今出了这样的事儿，族长震怒自不必说，那依百姓更是人人自危，唯恐大神降下天罚。大雨已经接连下了三天，眠秋始终没有供出那个胆敢亵渎神灵的男人是谁。

到了第四天，琴姑姑给她送饭去，一推开门，便发现眠秋不见了。

大雨滂沱中，戴着斗笠的男子和身披蓑衣的女子沿着山路跌跌撞撞地走着，形容甚是狼狈。突然，那男子脚下一个趔趄，那女子慌忙扶了他一把：“小心些。”

“眠秋，我们回去吧，雨这么大，万一不小心掉下山去，我们就尸骨无存了啊！”年轻男子惊魂未定地握住女子的手哀求，斗笠下那张俊俏的脸上一片苍白。

“翻过这座山便不是那依族的势力范围了，再忍忍。”眠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安抚着年轻男子。

“翻不过去的……”那男子连连摇头。眠秋正要开口安慰，天空中突然打下一道闪电，然后便听到山上传来一阵轰鸣声，仿佛天崩地裂一样，连脚下的山路都似乎震动了一下。

“天……天神发怒了……”扶住山壁，那男子如惊弓之鸟一般叫了起来。

“只是打雷闪电而已，不要怕。”眠秋皱了皱眉，强拉着那男子往前走。

那男子拗不过她，只得叹了口气，跟着她继续往前走。

走了很久，眠秋渐渐感觉气力有些不继。到底身子重，她停下来扶着山壁喘息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天，不由得苦笑，这雨下得仿佛天都破了似的，莫非真是天神降怒？

“眠……眠秋……你看……”那男子突然惊呼起来。

眠秋顺着那男子手指的方向看去，便见到一个山洞。那山洞不大，以前她也曾爬过这座山，并没有见过这个山洞，大约是被刚刚的雷击开的。奇妙的是，那洞里竟然有金光透出。

好奇心起，眠秋和那男子走进了山洞。沿着窄窄的山洞往里走，初时山洞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眠秋和那男子一前一后走着，走了一阵，眼前竟豁然开朗。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相当宽阔的房间，似乎是一间墓室，但显然并非那依族人所建，因为那依族实行的是火葬制，讲求的是人死之后，随飞灰升天。因为雷击的关系，这间墓室上方也开了一个洞，大雨正从那洞口倾泻而下。墓室正中央摆着一具散发着异香的棺木，棺壁四周雕刻着奇特的花纹，棺盖已经被雷击得粉碎，那耀目的金光便是从那棺木中散发出来的。

大约是被金光所惑，那男子壮着胆子走了过去，然后猛地一把拉下斗笠，那张俊俏的脸上溢满了难以置信的狂喜。“金……金缕玉衣！”他惊呼出声，声音微微颤抖。

眠秋愣了一下，也走上前，看了一眼那棺木。果然，棺木中那具尸首身上所穿的，正是传说中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的传说在那依族由来已久，传说中，金缕玉衣可以使尸身千年不腐，并且还可以使死者复生。“眠秋，我们把这件金缕玉衣带回去的话，族长一定会原谅我们的！”那男子转身一把握住女子的手，激动地说。

眠秋感觉自己的手被他抓得生疼，不由得皱了皱眉，然后摇头：“不可能的，就算原谅了我们，族长也一定会下令打掉我们的孩子。”

“那有什么关系？”那男子反驳，转而一脸狂喜地爬进棺木，试图要将那金缕玉衣扒下来。

眠秋后退一步，紧紧捂住了自己的腹部，原本被雨水冲刷得苍白的脸色变得惨白了。

“生安哥哥，不要亵渎死者了，我们快些赶路吧。按这样的脚程，明天中午之前我们一定能翻过这座山的。”眠秋咬了咬嘴唇，上前拉住他的衣袖，劝说道。

符生安不耐烦地一把挥开她的手，着了魔一般将那件金缕玉衣扒了下来，然后笑道：“哪里是什么死者，分明是一个木偶嘛。”说着，便脱下湿漉漉的斗篷，将那件金缕玉衣包起来。

果然，那个被符生安弃置于地上的人形，不是什么尸首，而是一个木偶。

那木偶是一个女子的形状，面部雕刻得栩栩如生，倒是个难得的美人。

眠秋被他大力一推，一下子撞上了墓壁，连哼都没有哼一声，便倒了下去，蓑衣下的白色襦裙一下子被血染透了。

符生安收拾好东西，一转头便吓呆了，他冲到蜷在地上的女子身边推了推她：

“眠秋，眠秋，醒醒……你不要吓我……”

眠秋的身子动了动，似乎想睁开眼睛，但又没有力气，口中一直喃喃着：

“救……救孩子……”符生安伸手想扶起她，却在触到她肩膀的时候顿住了，然后缓缓缩回了手，神色复杂地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地快步走出了山洞。

如果不是眠秋遣人送出信来，威胁他不与她私奔便要将他的名字告诉族长，

他也不会在这这么大的雨天冒险和她一起逃出那依族。现在天也助他，没有人知道眠秋跟他出来，如果眠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失踪了，那么，这件事情将永远都是一个秘密……

眠秋艰难地睁开眼睛，模糊的视线中，只看到那个男人仓皇离开的背影。腹内疼痛如刀绞，身子下的血已经积成了一个小小的血洼，那血和着雨，将整个山洞染得一片红。“孩子，我的孩子……”她低下头扯开裙摆，用蓑衣挡住下身

“呜哇……”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声响亮的啼哭声在山洞内响了起来。

听到那声啼哭，眠秋眼中有了些光彩，她吃力地弯下腰，自己掐断了脐带，将孩子抱在怀中。是个男婴，因为不足月而显得有些瘦弱。她想将这个拼了命生出来的孩子带出山洞。可生产已经用尽了她全部的力气。在万般的不甘与怨恨中，她终究还是闭上了眼睛。仿佛知道了生母的离世，那孩子的哭声愈发地响亮起来。

大雨哗哗地下着，冲刷着世间一切的罪恶与污浊，被浸泡在血水中的木偶指尖忽然微微动了一下，眠秋身边所有的鲜血便仿佛有了生命一般涌向了她的。得到了鲜血的滋养，那木偶渐渐变得圆润，竟俨然有了一副血肉之躯。她缓缓睁开眼睛，怔怔地看着破了一个洞的墓室，脑中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为什么躺在这里，不知道在这里躺了多久……唯一知道的是，她似乎一直在等一个人。但，她不记得他的姓名，不记得他的模样，甚至不记得他是她的谁。

“呜哇……呜哇……”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惊醒了她。

她伸手扶住棺木，缓缓站起身来，手脚因为长年未动的关系，显得不是那么灵活，她适应了一下，才如蹒跚学步的孩童一般，摇摇晃晃地走向那个不停啼哭的婴孩和那个已经气息全无的女人。女人满身血污，披头散发，孩子却被女人小心地裹在怀中，身下垫着蓑衣，一点也没有沾到污水。此时，他正闭着眼睛张着嘴巴大声啼哭，仿佛在诉说着天大的委屈。

她想了想，眠秋……是这女人的名字吧。那她呢？她是谁？她的名字是什么？

她蹲下身，看看不停啼哭的孩子，又看看面色青白一身狼狈已经失去了气息的女人，苦思冥想了半天，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站起身在山洞里转了一圈，最后，她在棺木前停下，伸手从里面拿出一件白色的广袖长裙来，比了比正合适，套在了身上。一切都很自然，仿佛她天生就知道该这么做一样。裙子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腐烂，甚至连一丝污迹都没有沾上，看起来就像是新的一样。低下头，她看到裙子的领边上绣着两个奇怪的字，字体漂亮得像花纹一样，偏她就认得，那是“青月”两个字。

青月……是她的名字吧。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她走出山洞，迎面吹来微凉的山风，漆黑的天幕上悬着一轮弯弯的月亮，眼前的一切熟悉而又陌生。仿佛在她记忆的深处，也有这样一座山，这样一弯月亮，可是，又仿佛有些不同。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有血有肉，与那个在山洞中失去了气息的女人并无不同，可是……总感觉少了些

什么。她又想起了那个盗走了她的金缕玉衣的男人，忽然生出了一些兴趣，便打算循着他的气味去找找。那个孩子还在啼哭，声音却渐渐小了下去，她犹豫了一下，转身回到山洞，将那个孩子抱了起来。又看了一眼孤零零躺在地上的女人，她撕下了她的裙摆，将赤身裸体的孩子包裹好，便抱着孩子下了山。

雨后山间的空气十分清冽，那孩子估计已经哭得累极了，在她怀中沉沉睡了过去，她也不太在意，一路走一路四下打量着周遭的环境。

她闻得到那男子身上的气息，便一路循着那味道下了山。

天大亮的时候，她才走到了一个村落的外围。

村落的外围是一条很大的河，河水清澈，几个年轻的女子正在河边浆洗衣物，她们一边用棒槌使劲地敲打着手中的衣物，一边说笑着。

“这雨总算是停了，再不停人都快要发霉了……”

“是啊，我家阿嬷说这是那依大神降下的惩罚呢！吓死人了啊，要是这雨一直这么下，可就要发洪水了，到时候整个村子都要被淹了呢。”

“你们听说了吗？昨天夜里，圣女不见了……”有个女子突然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道。

“八成是被那依大神惩罚了吧？”

“不是的，就是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仿佛是触到了什么禁忌一般，她们的声音越来越小，风将她们的谈论声送入青月的耳朵，她驻足听了许久，才缓缓走进了村子。刚踏进村子，她便被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围住了。她有些不解地看着那些手持长矛的男人，停下了脚步。气氛一时变得有些尴尬，因为那依族部落地处偏僻，族人都是自给自足，所以几乎不与外界来往，可是眼前这姑娘的衣着打扮分明不是村里人。如果是穷凶极恶的男人，他们倒可以痛打一顿，再押到族长那里好好审讯一番，可偏偏是个美貌的少女，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守卫们面面相觑，最后，视线统统聚集到一个小麦色皮肤的男人身上。

那男人看起来十分年轻，不过二十岁出头的样子，唇边一圈细细的绒毛让他看起来稚气未脱，见大家都看着他，他脸微微一红，便放下手中的长矛，上前一步，试探道：“这位姑娘十分面生，不是村里的人吧？”

青月点点头。

“那姑娘从哪里来？”

青月转身指了指山的方向。

那男子想了想，自行理解为从山的那边来，又问：“不知姑娘到此有何贵干？”

她终于动了动唇，吐出两个字：“找人。”

因为太久没有说话，这两个字的发音并不利索，好在尚且能够听懂。

“姑娘是来寻亲的吗？”那男子一点也没有奇怪她的发音，只猜想这位姑娘大概对那依族的语言不太精通。

青月看了一眼怀中的孩子，寻亲？算是吧，便点了点头。那男子挥了挥手，一旁的守卫们便放松了警惕，各自散去，有人临走时还对那男子眨了眨眼睛，大约是艳福不浅的意思。

那男子微红着脸瞪了回去，又转头对青月笑道：“我是村里的守备队长，你管我叫阿落就好了。到村里的人按规矩都必须先去神庙拜拜，你跟我来吧。”

青月点点头，抱着孩子跟上了他。

“对了，你怎么称呼啊？”阿落看了她一眼，又问。

“青月。”

阿落点点头，又有些好奇地看了一眼她怀中的孩子，看这姑娘的模样打扮分明还未出阁，为什么会抱着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呢？不过想归想，他倒是没好意思开口询问，万一冲撞了人家便不好了。青月自然不知道阿落在想什么，只是一边走一边好奇地四下打量着，村子里炊烟袅袅，空气里飘散着很好闻的气味，一时之间，她倒忘记了去追寻那个男人的味道，只顾着闻那香甜的气味了。相较于村子里的温馨怡人，神庙里的气氛显得十分地压抑，青月一踏进神庙便感觉到了，似乎有人在黑暗中窥伺着她一般，令她十分地不舒服。

“琴姑姑在吗？”领路的阿落倒是好像没有一点这种感觉，随意地叫了一声。

“是阿落啊，有什么事吗？”黑暗的角落里响起一个老朽的声音，间或还有几声咳嗽。

“琴姑姑，这位青月姑娘是从外乡来寻亲的，我按规矩带她来神庙拜拜。”阿落语气十分恭敬地说道。

“外乡人？”那老朽的声音透出一丝诧异，“那依族好久没有外乡人来了呢。”

“是啊，琴姑姑。”阿落摸了摸后脑勺，笑呵呵地应道。

一个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身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她走到青月面前站定，细细地打量了她一番，啧啧有声：“倒是个标致的姑娘。”说着，视线又落在了她怀中的婴儿身上，在看到婴儿身上裹着的布料时，她浑浊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在琴姑姑的指引下，青月入乡随俗地拜了那依大神。

“不知道青月姑娘要找的亲人叫什么名字？”拜过大神，琴姑姑突然问。

青月想了一下，便道：“生安哥哥。”

琴姑姑一愣，随即失笑：“姑娘好生有趣，姑娘可知道他的全名？”

青月想了想，再没有印象了，便摇了摇头。

“那姑娘可记得他的相貌？”

青月还是摇头。

“那可难办了，生安这个名字十分普通，那依族里叫生安的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啊。”琴姑姑笑着说道。

青月其实并不为难，只要循着那人的气息，要找到他十分容易，正要开口时，一直在她怀中沉沉睡着的孩子不安地动了一下，突然咧开嘴大哭起来。

她手足无措地抱着哭闹不休的孩子，一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琴姑姑伸出枯枝一样的手，从她怀中接过孩子，搂在自己怀中轻轻摇了摇：“这可怜的孩子莫不是饿了？”

见青月一脸茫然的样子，琴姑姑笑了一下，对阿落道：“带这姑娘去村西的吴大婶家，她刚刚生过孩子，先让她帮忙喂一下这孩子吧，这么个哭法，孩子太遭罪了。”

阿落应了一声，利索地抱过了孩子。

“对了，青月姑娘初来乍到，不知可有地方住？”琴姑姑叫住了正要跟着阿落往外走的青月，忽然后道。

青月摇头。“那不如先住到族长家吧。”琴姑姑笑得十分和蔼，“有个落脚处，而且你既是要寻亲，住在族长家也方便些。”

青月想了想，点点头。

听闻是琴姑姑的指示，吴大婶十分热情，喂过孩子还要留他们吃早饭，阿落再三推辞才作罢。青月抱着吃饱了又甜甜睡去的孩子，万分惊奇，原来这样的孩子是要吃东西的啊。

一路领着青月往东走，阿落看着青月仍是一脸沉浸在惊奇中回不过神来的样子，不由得失笑。族长家在村子的最东头，是一片很大的宅院。

刚到门口，便有个姑娘迎了上来，笑得十分讨喜的样子。

“表哥，您回来了。”

青月看了阿落一眼。

阿落腼腆地摸了摸脑袋，指着那姑娘介绍道：“这是我表妹盘玉。”

“她是谁？”看到阿落的表情，被唤作盘玉的姑娘侧过头看了青月一眼，那眼神算不上友好。尤其是在看清青月的容貌之后，空前的危机感让她的目光仿佛带了刺一样。

青月有些不舒服地皱了皱眉。

“这位是青月姑娘，她是来村里寻亲的，琴姑姑说让她在我们家暂住。”神经大条的阿落倒没有觉出什么不对来，笑呵呵地给她们相互介绍着。

盘玉点点头，又看了一眼青月怀中的孩子，表情微微和缓了一些：“好可爱的宝宝，是你的孩子吗？”

我的孩子？青月低头看了看怀中睡得香甜的孩子，将盘玉的话自行理解了一番，想着既是她抱来的，那便算作是她的孩子吧。见青月点头，盘玉立刻笑着将青月迎进了屋里，十分热情地说：“快进屋吧，吃过饭了吗？”

青月摇头。

“厨房里还热着小米粥呢，先去喝一点吧。”盘玉眼睛很大，笑起来弯成月牙一样，十分可爱。青月便跟着盘玉踏进了族长家的大门。

阿落去房间换衣服，盘玉十分热情地招呼青月先随她吃东西去了。

零贰 吃货

在原计划中，青月是打算直接找到那个叫生安哥哥的男子，好取回她的金缕玉衣，并且将孩子还给他，然后……然后怎么办她倒没有想那么周全，也许是回山里去吧。

可是当盘玉笑吟吟地端出一碗小米粥和一盘酱黄瓜，还有一碟子点心的时候，她便突然不是那么急着想要回去了。小米粥很香甜，佐以酱黄瓜吃，更是说不出的美味，点心糯糯的、甜甜的，咬了一口，好吃得让她忍不住连眼睛都微微眯了起来。

盘玉站在一旁，看着青月吃东西的样子，傻乎乎的，连嘴角沾了米粒都不知道，探究的目光渐渐地变成了鄙夷。“好吃吗？”很好地将眼中那一丝鄙夷掩住，盘玉笑着问。

青月猛点头。

“对了，你既是来寻亲的，那你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啊？我在村里熟人多，也许可以帮你一起找找。”在青月对面坐下，盘玉笑眯眯地试探。

“生安哥哥。”喝粥的间隙，青月回话。

“你要找的人叫生安？”盘玉挑眉。

“是生安哥哥。”青月强调。

盘玉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他姓什么，多大年纪了啊？”

青月摇头表示不知道。盘玉眼中的鄙夷快要遮不住了，是个傻子吧，莫名其妙生了孩子，却连孩子的父亲是谁都弄不清楚？真是不知廉耻，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那依族，那是要浸猪笼的呢。盘玉想起了那个失踪的圣女眠秋，不由得冷笑了一下。

就在这时，本来只顾着埋头吃东西的青月忽然抬头看了盘玉一眼，盘玉脸上冷笑和鄙夷的表情还没有来得及收回去，就这样僵在了脸上。

青月直直地看了她许久，看得盘玉有些恼羞成怒起来。

“你的表情好奇怪。”咽下口中的粥，青月忽然道。盘玉愣了一下。

“你不喜欢我？”凭着直觉，青月问。

盘玉皱眉。

“那你为什么刚刚要对我笑？”青月一脸不解地问，完全没有任何不开心的样子，只是纯粹的好奇。真的是个傻子吧，盘玉完全确定了。

阿落换了衣服走进厨房的时候，便见青月和盘玉正对面坐着，大眼瞪小眼，

就算是神经大条如他，也感觉到了气氛有些诡异，“怎么了？”

听到阿落的声音，盘玉立刻收敛了脸上有些怪异的表情，等转过头看向阿落的时候，又是一脸天真明媚的样子了，“阿落哥哥，我给你留了早饭，青月姑娘也正吃着呢。”

阿落便不疑有他，笑着点了点头，也在桌子边坐下了。

盘玉抿了抿唇，转身将温在炉子上的粥和点心端了过来，放在阿落面前。

阿落道了一声谢，刚拿起筷子，便见青月睁大了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他的点心看，眼巴巴的样子十分有趣，不由得笑问：“想吃？”

青月忙不迭地点头。阿落笑了一下，将自己面前的点心推到了她面前。

青月老实不客气地拿起一个点心，咬了一口，嗯，比她的还要香甜可口，便三口两口就吃光了。盘玉的脸色立时有些不好看。可是青月完全没有要看她脸色的样子，毫不自觉地舔舔手指，又抓起一个点心来吃，转眼间那碟子点心就被她吃空了。

阿落倒是十分开心的样子，一边看着青月贪婪地吃着点心，一边呼噜呼噜喝完了粥。

“我爹这两天有点忙，不见外客，所以姑娘你只管先安心住着就好了。”喝过粥，阿落对青月道。青月看了他一眼，没有吱声。

阿落的表情忽然有些不自在，“你生气了？我不是故意隐瞒自己身份的。”

“身份？”青月学舌，脸上带了几分不解。

点心渣子在她的唇边糊了一圈，像个白胡子老头儿，让她原本精致漂亮的脸蛋看起来分外的可爱，偏她自己还不知道，模样令人发噱。

阿落一下子笑了起来，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像天上的阳光一样耀眼，“没什么，是我想多了。”他是族长的儿子，他还担心她会忌惮他的身份，原来都是他自己庸人自扰。

青月见他笑，不由得更加困惑，表情也就更呆了。结果阿落笑得更畅快了。

那依族圣女失踪的阴霾随着大雨的停歇也渐渐散去，圣女眠秋的名字变成了一个禁忌，再没有人提起，随之而来的，是紧锣密鼓的新任圣女挑选仪式。

这期间，青月一直待在族长家的大宅里，吃吃喝喝的十分快活，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盘玉虽然极其不喜欢她这番不自觉的样子，可偏偏她又不是这宅子的正经主人，不好撵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落看青月的目光一天比一天更令她心惊。

盘玉娘亲早逝，是姑母将她带在身边，和表哥阿落一起养大的，所谓青梅竹马不过如此，更何况幼年过家家的时候，表哥阿落曾信誓旦旦地说长大了要娶她做新娘子的。

结果这一等，就等了十几年，她早已经长大，可是表哥却仿佛已经忘记了

当初的誓言。

她今年都已经满十八岁了，按照那依族的习俗，已经到了嫁人的最后期限，再不嫁人就是老姑娘了，可偏偏他还是一点表示都没有。原本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心思在青月的出现之后，更是被搅得一团乱。但是青月是不知道盘玉的这些烦恼的，盘玉咬着手绢暗自饮恨的时候，她正抱着孩子猫在厨房里，眼巴巴地看着厨娘蒸点心。

蒸笼里散出的诱人香味让她忍不住伸手去摸。

“哎哟，我的姑娘，小心烫着！”手刚碰着那蒸笼，胖乎乎的厨娘便大呼小叫起来。

然后，青月感觉手上一痛，猛地缩回手来看时，手上已经红了一片。

“我的傻姑娘啊，这蒸笼你没见过？这东西哪里能乱摸啊，被烫坏了吧？”胖乎乎的厨娘唠叨着，赶紧拉了她的手来看，一边看一边还“呸呸”地吐了两口唾沫在她手上，“口水能消毒的，下次可不能乱摸了。”

青月心有余悸地乖乖点头，也觉得那蒸笼甚是可怕。从此，青月对厨娘都万分敬畏，觉得她能驾驭那么可怕的蒸笼，还能做出那么好吃的东西，十分地了不起。

阿落巡逻回来，便看到青月抱着孩子坐在门槛上，看着手发呆。

他脸上不自觉地带了一丝笑意，走上前，“青月姑娘，我回来了。”

青月点点头，抱着孩子站起身来。

阿落在看到她的手时，愣了一下，随即一把抓起她的手来，仔细看了看，便见原本白皙纤细如玉石雕成的手指红肿一片，还起了水泡，不由得大惊，“这是怎么了？”

青月被他一抓，痛得缩了缩，老实地轻声道：“蒸笼烫的。”

阿落赶紧松了手：“简直胡闹，没事去碰那东西干什么？”

青月眨眨眼睛，大概是因为疼痛的关系，眼底泛起了一片水雾，看起来楚楚可怜，十分委屈的样子。阿落怔怔地看着她，感觉心口仿佛被什么东西猛地撞击了一下，不由得赶紧收敛心神，“跟我来，烫成这样还不上药，会留疤的。”

青月点点头，乖乖地跟上了他。这是她头一回进阿落的屋子，屋子收拾得十分干净整齐，架子上排着一摞书，墙上还挂着弓箭。

阿落从柜子里取了药来，转身便看到青月东张西望的样子，不由得气笑了，几天相处下来，他发现她单纯得和她怀中抱着的那个孩子差不多，完全不解世事，总是一副对什么都十分好奇的样子。他拉了她坐下，小心翼翼地托起她的手，给她上药。

清凉的药膏涂在手上十分地舒服，原先火烧火燎的疼痛感也消失不见，青月不由得眯起了眼睛，样子像足了一只慵懒的猫咪。谁都没有注意窗外盘玉怨毒的目光。